

鐘

高爾基等著
梅益譯

光明文藝叢書

光 明 文 藝 叢 書

鐘

高 爾 基 等 著
梅 益 譯

上 海
明 光
書 局
行 印

光明文藝叢書

鐘

(全一冊)

版權
所有

譯者 梅 益

印刷者 光 明 書 局

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
民國卅五年三月戰後第一版
民國卅八年七月戰後第四版

目次

『她有一支來福槍』	蘇·愛倫堡	〔一〕
熱情	蘇·愛倫堡	〔五〇〕
殺不死的人	蘇·采恩斯基	〔五四〕
提督意外的震驚	蘇·普里波衣	〔七七〕
鐘	蘇·高爾基	〔九七〕
常尾變成軍人了	比·馬爾哥士	〔一〇五〕
慶祝	法·古久列	〔一二三〕
最後的恩惠	英·詹姆士	〔一三〇〕
後記		〔一三九〕

『她有一支來福槍』

蘇聯·E·愛倫堡作

摩爾人在村裏到處奔跑，搶掠各色各樣的東西，公雞、銅杯子和桌布。一堆篝火已升了起來，兵士們正在燒一隻小山羊。這肉香跟杜松的新鮮氣味，和敞開的住屋裏送出來的臭氣混在一起。在牆外，一個老婦人正坐在倒置的筐子上哀哭：他們把她的孫兒捉去了。一個禿頭上只有幾根頭髮的摩爾人，不住繞着火堆走，一面鼓着舌頭，發出咯咯的聲音。

在牧師家裏，一個肥胖的軍官正在吃炒蛋。一個女人給帶了進來：『她有一枝來福槍。』

軍官用食巾揩他的嘴巴，懶懶地問道：『你肯說嗎？』

那女人用火樣的憎恨的眼睛瞪視着他。

『把她帶出去。』

由窗子下面送進來一响槍聲。軍官皺着眉頭。現在他正在吃葡萄，小心地把果皮吐進他的手心裏。接着他從小皮箱裏拿出一瓶柯倫香水，噴噴他的前額。日子是又長又厭倦的。摩爾人還

是在外面搶掠。軍官伸一伸懶腿，想念着平常的生活。他想起他在柯多瓦的大房子，想起水的珠泡和悅人的紫藤棚的靜蔭。他打瞌睡了。他的勤務兵叫醒他：德國的軍事顧問到了。

那德國人謹慎地移開盤碟和他吃剩下來的東西，在桌子上打開一幅地圖。

『你爲什麼不進攻托里奧呢？』

軍官張口打呵欠。『也許你想吃點東西吧？我們這裏有挺好的火腿。』

『我是問你爲什麼不調兵進攻托里奧。一錯再錯。這停頓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』

軍官看一看地圖，又看一看那刺蝟似的德國人。他站起身來。『我們立刻就出動，』他說。

★

★

★

能夠逃出托爾多的人並不多。奧加薩駐軍由後面進攻。叛軍甚至把傷兵從醫院裏拖出來。盧西羅在一個空曠的方場上給他們用刺刀戳死了。婦女們沿着小路跑。入夜，他們放火燒農民的房子，非洲騎兵就在這火光下追殺散落的人們。

佛羅稜坐在他家前面的一塊石頭上。他喘得很厲害，肋骨的抽動可以看得清楚。乏極的婦人們都在周圍躺着。政府軍的士兵們一面流汗，一邊在喝着溫水。

佛羅稜什麼也沒聽到。他好像還沒有認清他方才遇到的一切。他有心無意地看着那些直躺在地上的人，看着火堆和天上的星星。驟然，他在那些睡覺的人中認出盧西羅的老婆。他叫她的名字，但她沒有答應。他走到她旁邊，輕輕地拍她的肩膀。

『你丈夫在那兒？』

她直瞪着他，仍然不回答。佛羅稜走開去。他在貨車旁邊遇到羅約。佛羅稜說：

『你要把機關槍安放在這兒。把老百姓們集攏。馬德里已派出一支特遣隊來了。我們應當死守這兒，直到明兒早上。』

『你呢？你要上馬德里去嗎？』

佛羅稜搖着他的手。他悄悄地從睡覺者當中走過去。走出村莊之後，他轉向南邊。他在黑暗中走了好些時候；不久就看見了叛軍。他倒伏在地上，開始放槍。他被包圍了。他的子彈漸漸完了。他竭力設法閃避敵人。但一個叛軍用他的槍柄把他結果了。

天亮。在遠處，那失陷了的城鎮裏的尖塔，現出了紅色。死了的佛羅稜倒在那粗硬的乾草上。他看起來是那樣細小，簡直像一個小孩。蚱蜢正忙碌地在他的頭部周圍蹦跳着。

馬崑有一個年青的妻子和一個小孩。在戰前，他是一個建築師。他時常說：『建築是一種空間的音樂；一個建築家的任何一種成就，不管牠是神殿式或是聖梭非亞式的穹形建築，都叫我們完全忘却了時間的觀念。』他生着雀斑，綠色的眼睛，和稍稍揚起的眉毛，好像他看到的每一種東西都使他吃驚似的。去年春天，他才開始參加會議；戰事一爆發，他就加入第五縱隊。

他的冷靜真叫他的同志們驚訝——看他的舉動，好像他不是在火線上，而是手裏拿着兩腳規坐在他的設計室裏似的。在枯達拉瑪附近（是在八月初）與叛軍交戰時，他奪獲了一支機關槍。別人擠在他周圍，祝賀他，稱獎他，問他許多問題。他只要水，一口氣喝了一大瓶，接着就開始發出命令，派出一些人去偵察，又調另一些人去找馬糧。有一個同志問他：『你怎麼不會害怕呢？』

馬崑把眉毛揚得更高。『你說的「不害怕」是什麼意思？我幾乎怕死了呢。』

許多同志們已聚在一起，他們是黨的工作人員。所有的人圍住他們，士兵們不住朝裏面擠。那些會議是很激動的，大家七嘴八舌的說，罵着政府，參謀部和安那其主義者（無政府主義者）。

只有馬鬼一聲不响。

『這是因為他們初次上火線——他們緩緩會習慣的。』

馬鬼的老婆在第五縱隊裏當打字員。她也參加會議。有人低低地對她耳語道：『他真是絕對地鎮靜的呵！』

她搖了搖頭。

『你剛才難道沒有看見，他嘴角刁着一支煙捲，但點也沒有點牠。他正激動得厲害呢。』

馬德里是愉快的，喧鬧的。少不了的花花公子們正從奧加爾走下來。咖啡館都擠滿着人。報紙，各式各樣的報紙。

『佔領沙拉哥薩，然後向布哥斯挺進……』

『不，致命的打擊應當對準科多瓦。』

演員們在討論着『人民劇場』的戲單。在一個逃走了的侯爵的大廈裏，詩人們正組織一個模範的朗誦會：那裏必須擺着許多杯的水，時時瀆着，使書頁不會翹起或乾碎。在馬路上，標語高懸着：『別把錫做的兵士給你的小孩做玩具——這些會灌輸愛好贖武主義的思想！』『活

着而殘廢就不是生活——只是家庭的點綴者！博物院的管理員，小心地拂去一幅古畫的灰塵，這是從一個富裕的紗廠老板的櫥樓上找出來的十七世紀的名畫。世界語學者宣布：『全伊伯里安愛好世界語者的第一屆大會。』在靜蔭的公園裏，愛人們互相親吻，耽溺在他們的自由裏。

一個地主的家宅，懸篠木，噴泉，園亭。在塞栖和席梭尼的大理石像中間，許多戴着藍色涎巾的生癩癩病的小孩，正在玩耍。一個眼睛慈靄的漂亮女人說：『那小孩是一個法西斯蒂的孩子，但布蘭却是一個在前線被害的我們的同志的女孩。我們要把他們在一起養大，創造一個新的自由男女的世代。』

在政府公署裏——絨布，青銅和灰塵。一個樣子很疲乏的人在反覆唸着：『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援助我們。我們將擊毀……』

新聞記者們一面喝着咖啡，一面互相低聲傳述最新的謠傳：『明天，英國艦隊將宣布封鎖加底茲……』

軍政部。一個老式將軍在聽電話。他不住喘息，十分吃驚。『是的，是的……要派出援軍去，但

不是立刻……大概要在一星期內。』

街上出賣着旗子，軍帽，槍套，槌頭與鐮刀的飾針，印着『無政府主義者同盟』的首字的紙片，樣子像坦克車的香煙點火器，馬克思和巴枯寧的肖像，自由戀愛的故事……

新聞紙報告『……我軍已在埃斯特里馬多拉前線擊潰敵軍，』於是無線電播音器勝氣洋洋地喊着『我們已擊潰敵軍了，我們已擊潰敵軍了！』

當他們聽到摩爾人騎隊的馬蹄聲時，全村的人都逃了。他們一齊擠進國都來。逃難者睡在空地上。他們隨身帶來的，是破布、跳蚤和失敗的陰鬱。

在馬德里，入夜，法西斯蒂從窗口放槍。政府軍的命令立刻就傳至叛軍的總司令部。城裏沒有砲彈，沒有軍火，但列車却載來許多的枕頭和冷酪。民團團員在落班時愉悅地喊着『No

Pasaran（不准通過！）』那將軍口授當天的公文『在埃斯特里馬多拉前線……』

他突然停止，低低地對他的祕書說『他們就在馬德里城外呵！』

敵方的飛機在市街、菜場和城裏的方場上迴旋着。

在一家影戲院的銀幕上，一個紳士正和一個金色頭髮的女郎親吻。天還沒亮，許多殘碎的

屍骸從戲院裏搬出來。另一顆炸彈在一家牛乳棚旁邊爆炸，許多婦人正帶着瓶子等在那裏買牛乳喂他們的小孩。第三顆炸彈落在一家小孩們的屋裏。他們的屍體在陳屍場上按高低排列，第一個是十歲，其次一個年紀較輕，末後一個最小。全城盲目了。沒有一點兒亮光。汽笛嗚嗚地在吹。那眼睛慈靄的漂亮婦人領着孩子們，走進淒冷的地窖裏，老鼠正在那裏吱吱地叫着。

一架法西斯轟炸機給打下來了。駕駛員，一個德國人，用降落傘降落。華特被召來充當翻譯員。

『你是屬於那一個飛行場的？』

飛機師胡疑地直視着華特。他有漂亮的捲髮，給陽光曬紅了的臉龐，和藍色的眼睛。『回答有什麼好處呢？他們無論如何是要殺我的。』

華特笑了，『政府軍是不殺俘虜的。』

飛機師樣子很不安，他用手巾揩揩臉孔，又向四周看了一眼，然後羞赧地討一支紙煙，剛好

點着，他驟然說道：『但無論如何，你們不是一隊軍隊，你們只是些赤色土匪罷了。』他背唸着他昨天在報上看到的那個用語。

華特禁不住驚詫地瞪他一眼。他朝那捕獲的年青的野獸走上幾步。但一分鐘後，機師吶吶地說：『他們真的不會殺我嗎？』

他因傲慢與恐懼發作而戰顫。他贊揚法西斯主義。接着說：『如果你需要，我願意把沙拉哥薩飛機場的圖形畫給你。』

他又驟然說道：『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沒有人的觀念的。』

西班牙人的團長淒鬱地微笑着。

『問他究竟有親屬在德國沒有。』

機師開始哭泣了。華特迅速地讀完那機師的文件，接着突然的說：『胡說！』

機師握握鼻子：『有一個母親和兩個妹妹……在威靈洛特。』

差不多有一分鐘左右，華特小孩時期的景象浮現在他的眼前。鐵杉樹的氣味，藍灰色的霧，冬季的溜冰。他迅速把這些想念撥開，對他說：『醒醒一點吧。團長要準確地知道佛斯特機隊

轟炸的是些城鎮。』

大飯店。外國人都住在這兒：外交人員、商人和新聞記者。他們埋怨生活無聊和消化不良，喝着谷忒兒（cock tails）和玩着撲克。一個機靈的細小的波蘭人做着瑞士法郎和巴西護照的生意。他看一看周圍沒有侍者可以聽到他的話語，就低低地說：『弗朗哥馬上就會佔住這兒。』

一個大肚皮的外交人員述說着：『我曾經親眼見過他……在瓦洛達。但告訴你實話，這是極有興趣的事情。』辛浦森女士是由利物浦來的；她有猴子一樣的下巴，頸子上長着粉刺。當警號開始呼喚的時候，他喝着臭化物，喃喃地說：『一切是這麼單調呀！』她得空的時候就用打字機起草她的小說：『布爾塞維克加里巴』，因為他的殘忍出名，當接觸到年青的侯爵夫人的純潔的眼睛時，他便閃避……』

飯店裏的人時常跟愛莎狎弄。她正跟一個西班牙軍人戀愛，時常說：『如果他離開我，我就要發狂。』有一天晚上，她回來得很遲，一直走進她的房裏。那是一個瘋狂的夜晚。在河那邊正砲

轟本城。一顆砲彈毀壞了水管。早上愛莎因爲哭泣，雙眼紅腫，要一些礦水喝。兩個鐘頭後，她被捕了。領事穿起晨大衣，訪問軍政部，但他得到很客氣的回答：『這是她的信件和描繪河岸堡壘的圖畫……』

★

★

★

在兵工廠裏，有六十四個人分三班工作。安其麗娜到廠裏來還沒有多久。她的父親是馬德里一個電車司機。在冬天裏，他被殺了一顆炸彈的跳射的碎片打中了他。安其麗娜爲她的母親和妹妹掙一口飯吃。她身材很小，黃色的面孔，深藍色的眼睛。人們告訴她說：『你是很漂亮的。』她回答：『現在不是講漂亮的時候。』她埋頭工作。馬德里傳着埋怨的話聲：『彈藥不夠呀，』而她的工作就是裝滿子彈盒。她那靈活的小手迅捷地動着。今天，工頭給她帶來了玫瑰花。

『安其麗娜……』

她甚至連看也不看一眼。

鐵上睡熟了。在月光下，橄欖樹像銀的一樣。水流從泥鰍的嘴裏噴出來。在大教堂的壁上一個安琪兒抱着一隻石琵琶。驟然，起了一聲爆炸。人們半裸的從家裏跑出。一顆炸彈正打中大教堂，崩倒的安琪兒掉進火焰裏。人們逃到鎮外去：有的帶着毛氈，有的帶着包袱，有的提着鳥籠。敵機飛回去再裝炸彈。靜寂。隨後又是爆炸聲。婦女們推着小孩們睡下。有一個婦人下跪，開始禱告。一個在懷裏的嬰孩在哭泣。他的母親竭力使他不作聲：『噓！噓！噓！』第三次的襲擊，第四次……

接着天亮了。太陽立刻使大地暖和。這是南西班牙的安達魯士的春天。野生的風信子和水仙花都已盛開。這裏有成千的香花。每一種東西都有斑斕的彩色，又新鮮又明亮。百靈在空中迴翔。因驚懼而彎腰的人們回到鎮上來了。大教堂還在冒煙。安琪兒倒在地上，雙手已給燒黑。公查的屍體躺在他家的門前，頭已斷了，一隻腳赤裸，那時候他正在穿鞋。一個女人的屍體從石頭堆下面拉了出來。她的嘴巴張開，臉上有許多深藍色的污點。老人卡里羅一看見他的屋子變成廢墟，完全昏迷了。他坐在灰土堆上唱歌。鄰人們却在啜泣。

約摸在兩天後，街上已打掃乾淨。藥劑師用被單擋住他的窗口。紗廠復工了。店鋪開門了。理

髮匠魯比奧繼續在客人頰上塗着肥皂。一到星期六，農民們帶着山羊乳的乳酪，番茄和大蒜到鎮上來。

白天裏，鎮上繼續過着牠慣常的生活：老人們戴着寬邊遮帽曬太陽，少女們在街頭漫步，小孩們販賣彩票。但太陽一落山，街上立刻空無人影。每個人都躲到鄉間過夜，離鎮上越遠越好。一顆炸彈落在公墓附近，殺了兩個女人。不被歡迎的月亮很遲才出現。這市鎮時常在天快亮的時候被炸。薛爾在大清早就訴苦道：『我覺得很難受，我覺得肚子裏像火在燒一樣。』但他們還是帶走他。他們不能把他一人丟在那兒。他剛到紗廠就死去了。駝子彼得洛的老婆昨天在田野裏養了一個小孩。那小孩一下地就哭，但她的母親噓着她說：『靜一點呵，他們會聽見的。』

★

昨天，他們在白天裏到鎮上轟炸。每個人都驚駭地朝天上望。太陽跟月亮一樣不被歡迎。『牠們來了！』

★

他們看見給戰鬥機圍住的三隻轟炸機。駝子彼得洛衝出門來。『這些是咱們的！』驚怕忘却了，街上擠滿着人。十二隻戰鬥機正朝北面的法西斯飛機飛去，轟炸機描了個半